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股票作手回忆录》作者系列经典之作
生动再现华尔街的真实世界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美〕埃德温·李费福 / 著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WALLS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Global Investment Classics

华尔街的故事

WALL STREET
STORIES

〔美〕埃德温·L·李费福/著 刘嵩/译

Edwin Lefèvre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尔街的故事 / (美) 李费福著; 刘嵩译.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1
(全球证券投资经典译丛 / 刘津主编)
ISBN 978-7-80688-735-6

I . ①华… II . ①李… ②刘… III . ①金融市场—经济史—
美国 IV . ① 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4741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1

◇ 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第二章 “松脂”崩盘 23

◇ 所有人都在损失金钱,但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损失得更多,相应地也就会更快崩溃。

◇ 美国时不时地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行业很明显地在进行着自杀式的偏执行为。

◇ 股票操盘手需要的是天赋而非后天培训。操纵股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具备大智慧才可以胜任——操纵股票,但是不能让其他人有丝毫察觉。

第三章 内情人 55

◇ 所有人都在赚钱,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多头市场买入股票。尽管体型、肤色与年龄都相差很大,但这些人对股市的痴迷却没什么区别。

◇ 刚开始进入投机市场的时候,他应该从小的业务操练起来。他现在的思路非常清晰,所有的错误都是因为自己缺乏经验。他曾经认为自己很了解股市。但是,直到现在他才算是真正的了解了股市。

◇ 华尔街总会发生一些奇闻怪事。有时候,小道消息会成为现实。



第四章 慈善的耳语 79

◇ 在华尔街北部,股民们如果遇到跟自己身家性命相关的买卖,肯定都会向这些人征求意见。

第五章 胜利者 91

◇ 股票行情室彻底陷入了 Iowa Midland 狂乱之中。与野生动物一样,投机商们也经常因为某种惊吓而四散分逃。即便得到操盘方的“保护”或“支持”,也不可能有什么股票能够承受这种力度的抛售。

◇ 这位小个子金融家从未犯过错误,他的王牌就是自己的邪恶名声!他至死不渝地维护着这样一个名声。

第六章 错失良机 113

◇ 很多人都曾试图“击垮”格林纳。但是,格林纳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不断积累着财富。与这些敌人相比,格林纳的资产增长速度是他们的数倍之多。

◇ 依靠卖出大量股票所得的 430 万美元收入,格林纳克服了自己的其他困境并成功开展了所有计划。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格林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一位股票经纪人的职业素养之上。

第七章 成王败寇 123

◇ 世间万物皆有寿终正寝之日,牛市与熊市也不例外。

◇ 整个股市变得专业起来。市场上已经没有了逆来顺受的小股民,于是,被称为“室内交易商”及“谨慎赌徒”的金融大鳄们相互算计,持续了数周之久。每个人都希望在动荡的股市中赢利,而不是坐以待毙。

第八章 神明使者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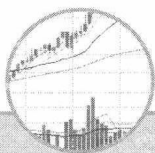
◇ 华尔街犯了个错误。实际上,华尔街的大众经常对股市领袖做出错误判断。

◇ 神父亨利·W·拉姆斯德尔博士布道场所成为了纽约怨气最重的地方。无论他朝哪个方向望去,看到的都是人们谴责的表情以及怨恨的眼神,或是憎恶,或是愤怒,或是伤心。

第一章

亨特夫人与她的债券





◇ 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富勒顿·F·科威尔就职于著名的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在朋友哈利·亨特的“激励”下，他对自己的工作尽职尽责。科威尔是十几家公司的主管，这些公司是他的交易所“培养”出来的金融生力军，而他则执掌着这些公司的股市沉浮。他的合作伙伴们“托付”给他很多工作，即便是办公室的职员都一致认为科威尔先生“是整个公司里最勤奋的员工，无人可比”。这种认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他们知道，不辞辛劳的员工负责所有的工作，而他们的老板则坐享一切利益与名誉。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内的所有工作均由重要的年轻员工负责，而他们看到科威尔先生的勤奋应该是很高兴；因为他总是关切同事且彬彬有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非常同情员工们必须要承担的工作量，随后他会提出：人们不应该争论工作量的问题，因为很明显，工作量的确过大。还有，为员工加薪的也是他。因此，他是交易所内最具魅力也是最为繁忙的员工。

他的合作伙伴之一约翰·G·威尔逊是一个消费主义者，整日穿梭于各个休养胜地，旅途花费无数，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有生之年尽享美好生活。乔治·B·格雷夫斯是一个暴躁、紧张、易怒的人；对了，他还是个小气鬼。格雷夫斯唯一值得认可的就是在威尔逊成立公司时，他兴冲冲地表态，自己愿意承担那些脏活累活。弗雷德里克·R·丹顿总是在“行情室”——证券交易所的行情室里忙碌着，终日不得闲；他不停地发布指令、时刻关注那些公司认定的股票的市场行为，还会时不时地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内容——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的真实情况。但股市与办公室的所有事情仍然需要富勒顿·F·科威尔亲力



亲为。他负责威尔逊 & 格雷夫斯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操作及公司客户众多集合基金中合法资金的操作，格雷夫斯则负责其余的基金，科威尔还要肩负各种合作的实际管理工作。另外，他每天还需要面见十几个人，基本都是“大人物”，用华尔街的说法就是那些能够“搞定”股市“交易”的人。他的时间比黄金还宝贵、他的智慧很难用金钱来衡量，而他则将全部的时间与智慧投入到了那些粗心的朋友身上，帮助他们解决麻烦事。当雨过天晴，一切回归正常之后，对于自己赢得的劳务费，他分文不取。人们发现，不幸遇难的哈利·亨特不仅没有负债，他在德立曼信托公司还存有年利为 2.5% 的 38000 美元现金，由亨特夫人全权掌管。亨特先生做事无可挑剔，除了现金以外，遗孀亨特夫人还获得了一栋亨特先生生前赠送给她的无抵押负担房屋。

在财产转交手续全部办妥后不久，亨特夫人给科威尔的办公室打去了电话。那天他的工作很忙。多头们在搅乱市场，而且相当成功。Alabama Coal & Iron 公司的主打股票在“山姆”夏普的 Long Tom 及证券交易所现场交易人员对 Maxims 的操作下遭受了重创。科威尔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身在交易所的丹顿充分“支持”Ali. C. & I.，以挫败对手的企图，但要把握分寸，不能把整个公司的股票全部买入。而他自己当时还运用了那套金融界特有的小伎俩：当您所珍爱的财产遭受洗劫而不断流失的时候，您仍然要以最为洪亮的嗓音快乐地高声歌唱。每一个报价都至关重要，半英寸的行情带就可能意味着一场世纪浩劫。聪明的做法应该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并分析每一个打印出来的字符。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

科威尔正在摆弄手中的行情带，他赶紧停下并转身，感到有些不安。在他需要静心应对股市交易的时候他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扰的，尤

其是女性。

“啊，早上好，亨特夫人。”他非常礼貌地说道，“我非常开心见到您。一切都好吗？”他走上前去握手，十分客气地把她让到一张宽大的扶椅上。即便来访的是那些重要的华尔街交易人员，科威尔待人接物的方式也是无可挑剔的；当然了，这些人最感兴趣的还是行情接收器那干脆的响声。

“亨特夫人，您一定过得不错。肯定是这样。”

“是……吧，”她犹豫道，“就像我希望的那样，自从…自从…”

“亲爱的亨特夫人，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您必须勇敢和坚强，他肯定也希望您能够做到这样。”

“是的，我知道。”她叹息道，“我想我必须坚强。”

两人相互沉默。他站在她身旁，毕恭毕敬，充满同情。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行情接收器不停地发出声音。

接收器的数据意味着什么？财富的流失，那最后三声尖锐的动静又说明了什么？可能是多头们正在对 Alabama Coal & Iron 通过“增加买进订单”构成的防守堡垒进行猛攻，也可能是科威尔所信赖的伙伴弗雷德里克·丹顿成功击退了敌人。到底谁取得了优势？富勒顿·F·科威尔先生严肃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痛苦的表情。但随后他便将自己的意识从股市战斗中调整到办公室之内，似乎谴责自己不应该在她面前考虑这些事情；于是，他对她说：“亨特夫人，您绝对不可以消沉。您知道我对亨特先生是如此的尊敬，我愿意尽自己的一切能力为他，也是为您提供帮助，这一点毋庸置疑。”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行情接收器一如既往地工作着。

为了避免受到这个啰唆的小机器的打扰，他继续说：“亨特夫人，



请您相信，我非常乐意为您服务。”

“您真是太好了，科威尔先生，”这位遗孀低声说道，她停了一下，然后又说：“我来找您是关于钱的问题。”

“您指的是？”

“信托公司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将钱一直存在那里的话，那么我每个月就可以赚 79 美元。”

“让我想想，没错，如您所期待的一样。”

“可是，科威尔先生，我可不能就指望这点钱啊。威利上学要花 50 美元，还有伊迪丝的衣服。”她接着说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她根本没有为自己考虑过。“您知道，亨利工作非常努力，而孩子们也过惯了富裕的生活。当然了，好在我们还有一栋房子，但现在的税收高得吓人；我是说，有没有其他投资方法能够带来更多收益？”

“我可以为您买一些债券。不过根据您一贯的绝对安全原则，您只能投资高级有价证券，它们的收益比率为 3.5%。也就是说，我来算一算，每个月 110 美元。”

“可亨利每年能花掉 10000 美元，”她嘟囔着，充满了抱怨。

“亨利总是…有些…有些奢侈。”

“起码他生前很会享受生活，”她立刻接上了他的话。停顿了一下，她又说：“还有，科威尔先生，如果我对债券失去兴趣的话，我能否随时把钱给收回来？”

“总会有一个市场来接收这些债券的。您可以将它们卖出，从中赢利，但也可能会稍微有所亏损。”

“我可不希望做亏本买卖，”她带着生意人的口吻说道，“我不能以低价出售债券。不然这算哪门子生意啊？”

“您说的没错，亨特夫人，”他似乎在鼓励着她，“这样做肯定无利可图，不是吗？”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接收器不停地发出声音，它以一种歇斯底里的速度运行着。接收器的忙碌反映了股市的跌宕起伏，但是科威尔有整整五分钟没有看行情带了！

“您替我买一些债券，科威尔先生，保证在我抛售的时候能够有所收益，可以吗？”

“这事可没人能打包票，亨特夫人。”

“我真的不希望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财产会遭受损失。”她赶紧说道。

“噢，这一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您给我一张价值 35000 美元的支票，将 3000 美金留在信托公司，以备不时之需，那么我就可以为您购买一些债券，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债券一定会在几个月内实现升值。”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接收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冥冥中，科威尔感到这些低沉的声音似乎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他补充道：“亨特夫人，一有事情您就得马上通知我。您要知道，股市是没有礼貌可言的。它不会等待任何人，股市面前男女平等。”

“天啊，那我今天是不是需要把钱从银行取出来交给你？”

“开张支票就可以了。”他的手指开始在办公桌上不安地敲击着，不过他意识到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之后就立刻停了下来。

“没问题，我今天就能给你。我知道你很忙，那就不打扰了。你一定会替我购买价格便宜但又可以赚大钱的债券，对吗？”

“是的，亨特夫人。”

“这些债券只会赚，不会赔，是吧，科威尔先生？”



“无论如何也不会赔的。我替科威尔夫人买了一些债券，这其中可没有一丝风险。您完全不必为此担心。”

“您真是太好了，科威尔先生。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我……”

“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您根本不用表示感谢，亨特夫人。我会想办法为您实现投资盈利，起码能够将您从信托公司获得的收入翻一番。”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知道你对债券很在行。不过那些在华尔街铩羽而归的投资者也不在少数啊，我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亨特夫人，如果眼光准确，买对债券的话，那绝对能盈利。”

“再见，科威尔先生。”

“再见，亨特夫人。记住，需要我帮忙的时候一定要立刻通知我。”

“非常感谢，科威尔先生。再见。”

亨特夫人给科威尔送来了 35000 美元的支票，他以每股 96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 100 股利息为 5% 的 Manhattan Electric Light 及 Heat & Power 公司的黄金债券。

他给她写道：“这些债券一定会升值，当价格到达一定水平时，我会抛售一部分，将余额给您留作投资。这个交易有些投机的成分，但我可以保证您的投资不会亏损。您的初始资金将会增长，而您的全部基金都将会投入到这些债券之中——Manhattan Electric 5s，有多少钱就买多少债券。我希望在六个月之内，与信托公司给您的报酬相比，购买债券的收入能够达到其两倍之多。”

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到他办公室。

“早上好，亨特夫人。我想您一定过得不错。”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我知道自己经常麻烦你，可……”

“亨特夫人，您这话可是大错特错了。”

“你真是个好人。是这样，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些债券。希望你能够给我讲解一下。我这人很笨。”她用了一招以退为进。

“亨特夫人，我来给您详细解释一下。您给了我 35000 美元，对吧？”

“是的。”她的语气表明自己认可这一点，但也就仅此而已。

“于是，我通过公司为您开了一个账户。然后我让人购买了 100 股价格为 1000 美元的债券，买入价为 96 美元。”

“我不是很理解，科威尔先生。我说了。”她又一次面带以退为进的笑容说：“我这人很笨！”

“这就是说，每一股价格为 1000 美元的债券花费了我们 960 美元。而购买债券的全部费用为 96000 美元。”

“可刚开始我只有 35000 美元啊。难道我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不是吧？”

“还没有，亨特夫人。您投入了 35000 美元，这是您的保证金。我们又投入了 61000 美元以确保债券能够盈利。我们欠您 35000 美元，而您欠我们 61000 美元，还有……”

“可是……我想您一定会笑话我，科威尔先生，但我禁不住想到那些可怜鬼的故事，他们抵押自己的房产，然后继续在股市拼搏，可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房子已经属于某个房地产中介了，自己却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我的一个朋友，斯蒂维尔夫人就是这样损失全部财产的。”她以肯定的语气为自己的这番话画上了句号。

“这是两码事。您之所以使用交易保证金就是因为这样比全部用现



金买进更为实用。这样也可以保护您的经纪人不受买入证券贬值的影响，这是证券经纪人最为渴望的结果。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从理论上说，您欠我们 61000 美元；但债券都记在您的名下，而这些债券价值总额为 96000 美元。因此，如果您想还清欠款的话，那么您只需吩咐我们抛售债券，将我们投入的资金还给我们，而您则可以收回自己的交易保证金，也就是您最初的投资总额。”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会欠你们公司钱。如果是欠你钱，那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利用我对商业的无知而欺骗我的财产。可我从来没见过威尔逊先生或格雷夫斯先生。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可您了解我啊。”科威尔先生耐心而又礼貌地说道。

她带着非常肯定的口吻赶紧接道：“科威尔先生，我不是担心自己被蒙骗，只是不希望受制于人，特别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当然了，如果你说这件事情没什么好担心的，那么我也就没有顾虑了。”

“亲爱的亨特夫人，您完全不用担心。我们以 96 美元的价格买入这些债券。按照我的估计，价格一定会升到 110 美元，到那个时候您就可以抛售五分之三的债券。您的总收入将为 66000 美元，把其中 61000 美元还给我们公司，将 5000 美元以 4% 的利息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您还可以从剩下的 40 个债券中每年获利 2000 美元。”

“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债券的价格是 96 美元？”

“是的，您随时可以从报纸的金融版面‘债券’一栏了解与 *Man. Elec. 5s* 相关的价格信息。”科威尔指给她看。

“啊，太感谢你了。其实，我知道自己是个大麻烦。”

“根本没那回事，亨特夫人。能为您效劳是我的荣幸。”

科威尔先生一直在忙其他重要事情，没有太多时间关注 Manhattan Electric Light 及 Heat & Power Company 5s 的债券价格波动情况。实际上，亨特夫人总在提醒他该债券的价格变化情况。距离她第一次来访仅数天之后，彷徨不安的亨特夫人又一次来到了科威尔的办公室。她脸上的表情透露出一丝兴师问罪的决心。

“早上好，科威尔先生。”

“您过得好吗，亨特夫人？希望您一切顺心。”

“嗯，我过得挺好。真希望我的财政状况也能让人顺心如意啊。”她每天都拜读报纸上的财政报告，也学会了一些专业术语。

“怎么？您的财政状况有什么问题吗？”

“它们的价格现在只有 95 美元了。”她带着些许责问的口气说道。

“请问，它们是谁，亨特夫人？”科威尔惊讶地问道。

“债券。我在昨天的晚报上看到了相关信息。”

科威尔先生笑了笑。亨特夫人对他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甚为不满。

“您完全不必为此而担心，亨特夫人。债券绝对没有问题。股票市场就是这样飘忽不定。”

她轻声说：“一个对华尔街了如指掌的朋友昨天晚上告诉我说，现在的行情让我损失了 1000 美元。”

“如果您决定现在抛售债券的话，那没错，您会损失 1000 美元。可是您不会这么做，您需要等到获得客观的利润时才会进行抛售，所以您不必担心。我恳请您不用为债券的事情而操心。我会告诉您何时进行抛售。您完全不必为价格的小幅跌落而担心，我们保证不会让您遭受损失。即便出现市场动荡，那么无论价格如何暴跌我都会确保您的债券安全。您根本不用操心，其实您都不用去考虑债券的问题。”



“那就太感激了，真的谢谢你，科威尔先生。昨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但是我知道……”

一位职员带着一些股票证券走了进来，稍微停顿了一下。他需要科威尔先生立刻签字，但又不敢上前打扰。这时，亨特夫人起身说道：“好吧，我就不再占用你的时间了。再见，科威尔先生。再次表示感谢。”

“不客气，亨特夫人。再见。只要有耐心的话，您一定能够从债券中收获巨大利润。”

“现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了，肯定会很有耐心的，一定会。希望您的预测成真。再见，科威尔先生。”

债券价格持续下跌。负责债券交易的公司并不准备对其进行操作。但亨特夫人那位就职于市郊银行且姓名不为人所知的朋友（她的表姐妹艾米莉的丈夫）对交易详情没有深入了解。他对华尔街仅略知一二，于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皮毛知识，他不断向躁动不安的亨特夫人灌输蛊惑人心的消息。看到价格不断下跌之后，他又孜孜不倦地宣扬着自己的灾难论。通过描述各种不良征兆、无奈的摇头及耸人听闻的言辞，他不断刺激着亨特夫人已经非常紧绷的神经，让她相信，自己正在逐渐走向一个无底深渊。经过三天的痛苦折磨之后，亨特夫人走进了科威尔的办公室。她脸色苍白，表情痛苦。科威尔先生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不太容易被人察觉，但实际上表达了极度的无奈与反感，他说：“早上好，亨特夫人。”

她沉重地点了点头，叹了口气，然后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声：“债券！”

“怎么？债券有什么问题？”